

東維子文集卷之九

會稽鐵生楊維禎廉夫

序

送周處士還山序

余讀魯莊公之春秋未嘗不義曹劌之為人也劌非魯之在位大夫也又非魯之疇人鉅室也公將與齊戰在位者亡言而劌出見公開說戰論劌豈懷利以要君盜名以奸世乎魯為齊弱誠不忍其君將或北而其宗社之或傾也噫使魯在位君子皆如劌之憂為其君深謀而遠計魯有不霸乎長勺勝齊之後劌遂為大夫矣君子賀魯之有劌又賀劌之言効於魯非要君以奸世者也南州處士周靖氏當紅賊陷吳興上戰守之策於統兵主將將聽其言而未用參相揚公舉其人以為可以置之樞

機之地薦章數上處士又拂衣而去夫處士豈有要於君奸於時者耶參相之力舉處士也亦豈有私於處士耶將用歲於長勺之後也處士不受薦辟至拂衣去則有信其非盜名懷利也諗也處士道過杭北門出所陳策見予予喜其言已達於時之君子也言之利不利不在已而卒返諸故山處士將不得班於曹子乎一命之榮不足為處士賀子將賀其言有效於時之君子曹子之效於魯也於是乎書

### 送鄭處士序

朝廷選用文武吏於大小無位無以稱選則下詔丘園慮有傲世而去者求之如弗及獅山處士鄭子美氏隱居山中四十年言者問黑朝廷用用起之中使詣門勸駕者至再而處士起就道所與游者自吳詢而下若干人咸為歌詩以送之又屬

會稽楊某為之叙某辭不獲則將有詰於鄭子者噫今之舉逸人非太平文典已國家失太平五六年吏日不遑及民日不聊生也始急俊傑於在位之外鄭子挾何術往嘻淮之右江之左寇之挺禍者不狹矣子能帶劍挺鉞出入戎馬轉鬪數千里使兵不知疲而敵不知禦乎曰未能也寇無臣主阻山負海各據要害以稱孤長子能單騎其所談笑而道之使即投戈倒幟復為良黔首乎曰未能也哀哀生齒踏死鋒鏑復死征歛子能吊死存疾徠流亡安反側使復有更生之地乎曰未能也未能子與今在位吏畢為廢物縣官責名將不利處士鄭子票然起曰贈吾言者盡頌未有如先生稱詞之危也幸先生有以教我於是舉酒申之以祝詞詞曰安危成敗料如著功過賞罰信若時主弗貳臣臣弗欺離以獨照驥不匹馳小人退兮君子以大來

叶填九鼎豎四維狂流橫潰兮仍東之持國是兮臣所職知臣  
不職兮神聽之詞畢鄭子再拜酌酒酌飯而行曰所不知規者  
有如轍

送王熙易客南湖序

軍興仕者弗由中出多由外便宦版授版授者不時祿食則陽  
陽而去矣其人也進無祿仕退又或失其生產生事眈眈焉不  
獲置其身於有所雖賤夫賈販富人相幹屑為又甚牙校權貴  
之貴依憑根穴以持郡縣短長武斷脇制而後可以裕一身及  
一家之養吁此士下下之為也去盜寧幾哉高等者無祿則歸  
畝爾晦無以歸畝山蹈海為魯連子為夷齊子爾有甚不獲已  
挾技為門下客而技亦傳者之技也不然去賈幹而下又幾哉  
東州王子熙易有仕才而無所於仕為貧而起則將有版授之

者又以虛後無廩食之及則去而挾其技為宛陵南湖之客南  
湖蓋今禮部貢公之所家也南湖給告歸休業又上覲王子之  
行出其招而往也顧未知王子執所技往何出王子曰噫吾技  
父師教吾以聖賢之技也將使貢公相 天子不欲食於糞不  
資兵於盜不以物估賤楮價於天下之民而已矣舍此求吾去  
賈幹而下者無幾吾為魯連子而已耳夷齊子而已耳余偉其  
言與其執技遂叙以別且為告南湖曰南湖不舉客則已舉客  
當自王子始

太史印譜序

予嘗悼字有六書故載術而四目之文始鑿矣幸不鑿者仔頡  
之十五篇字凡百四十為篆籀本又不幸為分韻所鑿字有初  
入者矣如鏘鏗鋸鋸竈入鍾鼎河所澗飢又續入圖經隱訣諸

書四目氏之法至此誠一厄矣齊郡太史子玄氏博古如子產識字如子雲嘗續注爰歷埤雅是編則漢魏晉唐官私印文也摹印在八體之一剔是編去古為近然吾觀漢文多簡古雖篆亦與隸等無枝脚之蔓及觀唐文宋文皆有衍出於繆者豈漢漢文去古尚近而唐宋去之日遠曰繆耶抑漢士識字者多而唐宋識字者少耶吾於子玄問之子玄曰馬援武材也上書言伏波印文之說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則先生云漢傳識字者多信矣雖然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孔子之書僅六而已而四文翔入蓋又漢人益以方篆之體假聖文以欺後人耳予於漢人不能無憾而於唐宋又何責焉遂錄以為太史印譜序

### 鹵山序

東易有蔣君子者家在東畫水鹵峴山之間家之西又闢地理

泉石華竹曰沱曰谷曰屏曰洞曰亭壇臺圃其凡十有四所總而命之曰鹵山別墅君時時輿太夫人者燕游其中或與東閭西里仕而歸者飲酒賦詩以樂其樂也其攬物為詩凡若干首目金華先生而次和其詩者又凡若干首好事者遂圖其墅衷其詩而求一言於會稽楊子揚子曰嘻嘗品人地於西山吾有無負於鹵山周以降山出爽氣以納乎韻人之抱世以王馬曹拄頰當之然馬曹者不得為餓夫之清而徒清於譚焉尔事不料理高視鹵山曾無裨於典午氏宗社之廢西山負馬曹馬曹負西山耶蔣君子者有仕才而不仕蓋幸生承平之世與餓隱時異不敢詭高於食薇願行其素於西山耕穀蠶絲足以養吾之身華草月露足以養吾之心職於孝者以事親職於義者以

奉賓視鹵山之為晴為雨為霏為爽皆吾之四時朝暮被吾聲  
歌者一草一木咸有德色是又君子之素不必強同於挂頰者  
之云嘻持吾論以品人地於鹵山若蔣君子者鹵山何負於君  
子君子何負於鹵山乎予未識君子繇金華先生識之未游其  
墅繇先生之詩若游之於是乎叙

送如一翁歸曲江草堂序

曲江錢如一翁自冠年工五字詩及七言大章嘗以詩經義領  
鄉薦而不償于祿仕人咸稱其詩詩似杜其平生艱窶窘阨亦  
近似之草堂錢塘即曲江也如一應辟藩閩者二十餘年仰給  
升斗孔子廟草堂亦荒矣少陵避亂于郾轉秦州流落劍南蜀  
亂逃梓州再歸成都而草堂在浣花里者屢破矣其破也有王  
錄事王司馬輩為之脩起至宋呂相鎮成都又為作草堂故址

繪先生象於中翁數嘗寇亂今亂定獲歸錢唐第未知草堂不  
為風雨所破則為戎馬所躐躪果無恙不吾聞今浙垣大一辨  
章朱公方便武事延致奮德碩儒俎豆於雅歌壺矢間太平有  
象於此乎見車騎虛左或過翁草堂問風雨無恙即有恙不有  
脩起於錄事司馬者其不為翁重構如成都呂相乎果亦相國  
之尊賢為不誣矣吾於如一之行卜之

風月福人序

白樂天晚年歸林洛中娛老者琴歌酒賦有鄧同韋楚元劉為  
唱和友壘素容滿為樂酒具又有晉公為雅道主優游庶境十  
有餘年身不陷甘露禍輟自謂福人然其詩有病與樂天相伴  
在春隨樊子一時歸則其懷抱猶有惡者吾未七十休官在九  
峰三泖間殆且二十年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五張曲周

錢復為唱和交桃葉柳枝瓊花翠羽為歌飲使第地亭花月主  
者之晉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韓松江鍾海鹽聲伎  
高譙余未嘗不居其右席則池臺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駕  
春水宅號名赴吳越間好事者招致效昔人水仙舫故事湯漾  
湖光島翠望之者嘖鏤龍仙伯碩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客  
有小海生賀余為江山風月福人且貌余老像以八字字之又  
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銜伯碩太師此  
句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擔擔天年直至九十九先生  
祖楊佛子享好景長如三月三  
先生嘗自書遇憂不憂遇病不  
病遇喪亂不喪亂骨中四所長  
是春也故自號春道人其居小素小蠻林比似桃浪桃  
窩日春不老有嬉春小樂章一百篇嬉余和之云紅堦羅巾白瓊衫  
葉尚宜男先生八十精力不衰  
金鑿致仕得頭銜家無楮滿誰從破世有鏤柳人自擔黃白未

嘗傳八八陶傳丹龍蛇奚用辨三三人間黃閣在平地付與

西京安一男全不為險韻所縛先生嘗曰

送朱生希浦溪授徒序

余讀漆園叟論士有六好六好繫於己亦係於時余丁時變且  
老矣無能為矣不能擬於朝廷士尊主強國者則亦願脩仁義  
為平世教誨者歸若刻意尚行高論怨誹為亢如鮑焦介推  
申屠狄之徒决弗為已吾門朱生希與余同罹喪亂而不得安  
於所好者負書劍來別曰某得七寶瞿氏為西席主庶幾以學  
于先生者施于人敢求一言以為別吁希以仁義為脩處乱世  
而得為平世之士遂其願於吾願之未能者非吾道之幸歟希  
往哉益慎厥脩無効尚論陷厥亢

送韓諤還會稽序

安陽韓氏自宋魏公至今凡十世散處北南者代有賢子孫如  
諤者其一也諤不特以世家稱於人尤以好古博雅稱以清脩  
敏學稱其燕處之室曰讀易齋云入其室者不問可知其為文  
獻故家子姓也廼隱居西湖之上與伯兩張公為師友學益進  
行益脩重為之喜而畏焉顧視鄉之出而仕者離親戚棄墳墓  
將以榮身及家也不知他變日可畏名一挂牒書者如挂臬籍  
錮而禁可也放而竄可也斧質而斲而族可也思一返其故鄉  
非其君哀其老而憊憊而瀕於死乞與休告則法亡得而去也  
今君道尊於身心泰於世進退自如駕一葉舟絕江如東也歸  
拜其鄉之父兄師友塗迎問候獲見風采者如見神仙吁其得  
錮而束之手放而逐之乎斧質而斲而族而僇之乎於其歸也  
其不悽而慕之乎抑吾聞卿之黎老人民非者已過半而城郭

亦非其舊矣君於風露之夕馭鶴於小蓬閣上賦海嶠之詩得  
無有同聲而應過城頭詰甲子詔時人以學仙而去者為我志  
之書者為何人夢道士而飛鳴者又為何人老鄉客楊某在由  
卷之寄寄集書

贈榔工王輔序

嘉定王輔世業七子技輔自幼機警聰記強識能誦余古歌行  
百十首介其鄉閭翁先生拜余草玄閣下自陳曰輔承周左轄  
公贈以榔耕二大字人遂以榔耕道人呼輔敢乞大人先生一  
言以發之先生咲曰子以鑷伐耒豈果知耕者乎雖然世以不  
耕為耕者多矣漁以釣耕賈以籌耕工以斧耕醫以鍼砭耕卜  
以著蔡耕兵者以弓刀耕胥者以聿櫛耕伶者以絲莞耕游說  
者以頰舌耕浮屠氏以梵唄耕老子氏以步虛耕神仙方士以

丹田耕高至於公卿大吏以禮樂文法耕耕雖不一其為不耕之耕則一也豈止輔之櫛也哉然余有詰於輔曰爾櫛之耕耕於田叟野嫗而已耳亦嘗耕於薦紳第一流人乎輔曰輔蠶蝨漢耳烏知第一流人乎萬一大人指教之余曰代有中秉鈞軸外攬英俊納天下於太平之域者髮嘗一沐而三握之子以吾言往拜其履進爾櫛以握其所三握者為余祝曰中國有聖相越裳氏之雉其來矣輔再拜領言去

### 陶氏菊逸序

毗陵陶氏前朝文獻家也在宣和間有為翰林檢閱者某扈駕南渡其五世孫為塘圃君某仕常郡教授因家毗陵國初以宋遺老徵不起家延碩師竹山蔣公教子弟時石田馬中丞公實從學其家與其孫靖為同函文馬在南端薦授之靖無仕宦志

乃法陶朱治生產饒於資禮賢養客無所愛恪親故有急者賙之死者棺槨之鄉稱義士至是四世同居一家千有餘指孝友雍睦人無間言兵興毗陵陷其子澤與兄和者奉母孝徙居吳下和隱迹於燒墨澤亦托菊自號曰逸民司徒隴西公聞澤才行因起為參佐不獲已應命未幾辭以歸更折節下帷讀祖父書家無餽儲晏如也今東遊海上尋菊泉於谷洲訪余老圃更生及傳延年者酌酒賦詩為樂別去索語以贈為叙名節而又為賦詩菊逸之歌歌曰

菊之澹兮北門之秋菊之靖兮栗里之丘菊之逸兮審夫去留老余圃兮海之隈飲菊泉兮谷之洲微斯人兮吾誰與儔  
淮海處士壽家募資序

吾聞古不預撫墓後世有預撫者稱為達生若夫作長室以燕



客其中者范子敏也作壽歲以圖前括與之相主賓者趙臺卿也是則預撫墓為幽宅計者非達生之士能尔乎然有達生而欲效范趙之為者力無及焉吾恐未免相率為囊引鋪埋之流也淮海處士錢子材先生以光陰為百代之過客齒且老矣而不以死為諱欲買不食之地豫營壽歲非取資人不可也昔趙秋資人之不能葬者獲他日餅金貴富之報處士受施於塚土之恩他日豈無結草之報乎吾貧無以贈故贈此以為仁人義士之告庶相與資之以成其達云

葉山人省親序

客有談金華葉山人之為差者喑曰山人方士也善公孫娘舞器又曰山人方士也工鴻寶枕中又曰山人從衡士也小年當挾筴北走燕南走粵東西吳蜀也又曰山人義俠士也張吳氏

以偽爵婁婁之婁不應惠粟帛及門轉以散民之操乞瓢者有弟為兵所殺又掠其子山人仗劍要於途而還之此客之謬其差不得名其為人也一日服道來謁東維先生於章玄閣次自陳某幼從許先生門人遊長又獲登侍讀黃先生門遭時亂家窶慈母逝嚴親且老出山謀祿養而祿不可尚奸今五十其齒矣將歸故山無以見其親奈何奈何幸先生賜一言為其終身教予恠其人生許黃之鄉承師友講習之素不為無學者顧乃泛焉無歸如弱喪者吁亡羊者多岐亡術者多學宜子之書劍弗成吏隱兩廢而徒取差者之議也吁壯士者傷秋孝子者愛日傷秋已往愛日方來子其亟歸庭前風木當有曾子之所侍者堂上菽水獨無子路之為懽者乎子其亟歸勿復子血浪蹈差人之議也予居與金華為隣邑異日聞烏傷山中有葉孝廉

名應 天庭之聘移孝化忠為大明名臣吾有望於山人山人以吾言勉之

送琴生李希敏序

先王作樂必有以動物而後有以協治也其本在合天下之情情合合而陰陽之和應陰陽之和應天下其有不治乎有虞氏之鼓琴也南風為之解愠而阜財師曠氏之作清角也玄鶴為之長鳴而迅舞聲之動物捷矣至下鴻漸杜氏之奏羯鼓也狻鳥犬羊亦為之躑躅如其疾徐之節則具聰靈以為人而有聞樂不動者乎不然則其聲之感人者未至也余來吳中始獲聽泗水楊氏伯振之琴於無言僧舍余為之三嘆不足至於手舞足蹈歸而求之向覺余人之流通也吁亦至矣哉以予之有感於一日之琴者如此則知先王協治之音動於物之捷也不誣

矣後之以琴過我者無慮百數而未見有楊氏之至也晚得李氏希敏氏庶幾其近之生自喜其工之至有獲予賞識也持卷求求言遂為書先王協治之盛者語之抑聞先王之教琴必配瑟以和陰陽也禮稱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詩曰如鼓瑟琴又曰琴瑟在御知古之琴未嘗獨御也蓋琴統陽瑟統陰伯牙氏鼓琴而馬仰株孤巴山鼓瑟而魚出聽魚陰物馬陽物也陰陽各從其類應琴瑟毗而後陰陽和陽不可獨而無佐也今之士以琴自命者多而未有以瑟鳴者吾將與子求海上師以學焉庶不畔詩禮教而先王協治之音其或可以見也歟

送墨生沈裕序

墨玄造之以色也藏於物而暴於久者莫尚於玄而墨玄之用也然藝于是者有工拙焉工者玄之用也愈久而愈通拙者反

是此墨之藝有絕稱於世也其犀利可削本其清勁可入水火而不化天下傳為寶而賞鑒者隔物手之而可以知其為天下之精絕也吁藝吁墨者其可以妄庸之工得之乎三衢沈生裕自其大父東臯子代為墨以絕藝繼古間人之稱故裕所傳者有心法之秘者非人之所能識也李氏父子墨近來為貴至久而後黃金可得李氏父子墨不可得東臯之墨已不可得而欲所傳欲以目前賤之也豈為知墨者哉裕以所製蒼壁贈我且乞一言以發之故為道其傳之遠工之絕者使人知裕不可以目前賤之其遊京師也且俾持余說見於同鄉黃集賢同年趙禮部則沈氏之墨不俟久而貴也必矣至正八年春三月序

贈筆史陸頴貴序

韓子為筆作頴傳頴莫貴中山之毫漢制天子筆皆用兔蒙恬以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歐易通以狸毛為主覆以兔毫則知頴不獨貴於兔也宣州諸葛氏傳筆有二等高貴者柳公權求而與之又語其子曰學士能書當留此筆不爾請退還未幾果退還即以常筆與之蓋高貴者非右軍不能用也石晉時有奇士夜傳佳筆曉出闔戶以竹筒銜壁外人置錢其中佳筆躍出筆其筆床曰頴擅名于館閣諸公者久矣至其孫遂以頴貴名焉常以豐狐之毫或麝毛須製以遺我且曰屯鍊史鍊心頴也予用之勁而有力圓而善任使舍其製而用它工則不可書矣故鍊心之頴人罕得之而人亦不能用也其以頴自貴何以異於唐諸葛首奇士哉予舍其頴之可貴而又能自貴不以輕信於人也故為序以贈使世之大手筆知其自負所貴非吾溢美之也至正甲辰夏五月朔序

東維子文集卷之九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

會稽鐵崖楊維禎願夫著

序

高僧詩集序

三山雷隱禪師予以師友之者幾二十年其謝事歸隱于蓮峰也嘗以本朝詩僧之作委其選輯自端而下凡若干人時詩凡若干首持來徵序孔子論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以淳屠之教棄倫理而宗空無其為書又務為宏濶勝大之言無有興觀羣怨之事鳥獸草木之情而何有於詩然自吳興沙門晝以來不以空無為師而以詩文命世者代不乏絕錯以成章非徒侈乎風雲月露而尤致君親之慕其與吾魁人碩士往來倡和因時以悲

喜隨事以比興者風雅亦焉是其人雖墨也文則吾儒非墨而空無世之大夫士招而歸諸同文之代不為異也昔歐易子序秘演之詩以為秘隱於浮屠與吾石曼卿隱於酒皆世之奇男子也第未知雷所選之士孰為今之奇男子吾老矣於吾曼卿之輩未能見隱於浮屠者或見之吾將與雷從之遊

冷齋詩集序

曩余在錢唐湖上與句曲外史五峯老人輩詩推余詩為鐵雅詩雷隱震上人復原報上人傳余雅為方外別派繼又得祁川行已方上人齒雖少氣則盛才則宿也持所製見余曰鍊龍玉鸞二誼鑑然有金石聲余已竒之今年至祁上上人出冷齋全集求余評內有和余古樂府題其辭多警策余益竒之嘻可與震報同列吾以矣余觀上人之才蓄天地藏而又採緒歷代之載籍者日積而不已而終惜上人之才不用於邦國而用於山林與二休輩爭篇什之工也雖然余聞太保劉公沙門出也大中忻公又以文字禪動黼座一言一行皆有裨於世主吾儒流偉之上才縮日懋聲華曰大將簡知上所不得與二休輩較篇什工拙而與二賢者相頡頏于九天之上也余有待馬上人勉之以徵余言之不人妄也

雪廬集序

宋南渡後大夫無文章乃得於高安上人圓至者方嚴陵有是言也始予恠其言之自薄及取至文覽之則於江子參稟輩誠有過之者其脩辭有古作者法吾中國聖人與西方聖人有合不合者二之則不是一之亦不然則必推極初之母者言也善夫至之能文也至後未有接之踵者閱七八十年而得江在外

史新上人余老友劉海持雪廬一編過我徵序言觀其脩辭幾  
近至而論道亦似之其曰佛以神道設教以輔國君治本使民  
從化不俟刑驅且贊今天子以西天佛子為帝者師所以崇  
其治本者耳善乎新之言佛道道之返其初於母也其勉人必  
以問學思辯以行其道而振其教則其文非穿空鑿幻務資口  
吻於人我者也於是命筆胥錄其編凡若干首使與至文同梓  
於肆云至正丙午夏五月朔日抱遺道人書于雲鉄史藏室

### 竺隱集序

季代儒者談浮屠氏學十八九而未見浮屠談吾儒者自晉慧  
琳推吾白學貶裁其本教逮唐有衣冠外臣曰一行宋有上天  
子書曰契嵩我朝有筠溪牧潛之集曰至秣陵蒲室之集曰忻  
厯千餘年董董四五人耳江左道上人有編曰竺隱余喜其吐

辯運旨未嘗有本教濶大不經之言其雅頗近韓暢近歐而簡  
白近太史公求之浮屠文中駸駸乎爭駕牧潛而於蒲室也殆  
將過之此余較其格裁而言究其論道則其不合吾道者亦蓋  
寡矣道嘗以書來曰吾子執文柄呼鐵史寸善必賞不在人求  
不善而受議亦心服無憾故道以不腆之文不自知其合道與  
否印子一言余自離亂棄官十餘年以觚簡著作為事絕交于  
勢要而一時方外有文句近古亦收而錄之而况有文不畔吾  
道追古作者如竺隱編者乎樂為援筆而引計首不辯

### 一漚集序

雲間釋訓師受業郡之普照寺丞事天竺如庵真公玉岡潤公  
入徑山得直指於元叟端公游謁大士鷹窠僧迦准泗尋一有  
於毗陵姑胥末參獅林天如子今歸老故山之化城築別室為

燕休所自命曰漚隱錄其平日詩偈題曰一漚草者凡十卷求  
余一言傳諸其人且曰為人贈灸者元叟派外有吾鉄雅派焉  
晚年詩律益嚴礮唱余和汝者與吾門八駿爭後先吾聞東山  
空法師有詩入陳黃派後自以為齊已貫休不得祖師圖者詩  
累之也從而自諱焉余亦曰師有伽陀妙天下又何必詩詩又  
何派自其集而觀之感化齊物傷今吊古昔漚之醍醐甘露探  
其學則讀吾輩書多於具葉鈔故其托物比興者吾風人之情  
而觸物悟身者其內典之教也姑舍勿論吾與師論漚旨漚之  
生何生滅何滅余嘗讀師海月祖象謂月之景光在月乎在海  
乎海月不在海而海且何在乎知海月之無在不在則知漚之  
在矣師起謝曰吾之漚可一而萬萬而一矣遂書為序使人知  
師之上祖師圖者固自有在

### 三境圖論序

余讀經子九流之書恨有未盡而身毒國之書鞮譯于不可誥  
者固有未暇杭之淨性寺主僧無為師觴余東塔院談出世法  
初聞其說婆內蘇迷盧外為七金水為四州東為弗菩提南為  
閻浮提西為瞿耶尼北為鬱單越地各袤數十萬由旬又曰持  
地山外為香山雪山寶山山上有池名阿耨達東北山水至積  
石山潜流地下為黃河之源以吾聖元幅員之廣西極河源東  
盡震旦窮步章永不能萬由旬而此日月世界不知在鬱單越  
耶閻浮提耶又曰日琉璃寶廣二千四百有餘里天子天民居  
之月宮水晶寶城其廣如日天后天女居之不知二千四百有  
餘里宮城之內誠有陰陽晝夜乎有則又孰為之日月乎又曰  
念禎者性之原即命也人天性地獄性一念別爾彈指頃見三

十二億百千念念念成形形有識以吾天命之性未嘗有地獄不知一念為人天為地獄可為性原乎又曰墻壁瓦礫具有佛性瓦礫又有念念不乎又曰千物出後世却乃壞天地生滅在菩薩一吹唾中未知菩薩之力有吹而成孰與不唾不滅使之為無生滅耶而又使之不能不滅於十二萬斯之後何也余時未辯所言即嘿嘿別去明日師復謁余邸次出所著三境圖論其論所瑣不出所言者其圖又曰因境生象因象生見生想生道余為披圖誦書蓋有不得其續師且過索余言為引重余孔子徒也言不相謀得非云者有非其徒所能決回必將決於言不相謀者邦夫苟合卦體於八佛之道者易之罪人也故余為錄其言以啓折中者引于弓之端非苟合也抑余聞中土三寶有象四十二有章實身迦景摩騰竺法蘭始今三境有章又自

師始也真佛者欲不爭傳競習而得乎嘻使三境者誠灼灼不誣其周諸法度群想出大允而優入乎四聖之域者當無勝矣則是書非台祖之宗子外道之金城回十二章之羽翼驟乘欵師名並學自號無為子台盤石人脫白于枕之芝阜受天台首于知先今主淨性寺云

瑞竹圖卷

竹見於易於書於詩於周禮易言卦象書言地宜詩比德君子禮述器於樂也而未聞以瑞言者然竹心虛虛故靈故與人心往往有感應之機娥皇女英哭舜於三湘之野而湘竹為之斑然漢文帝孝於母而子母筍生白虎殿唐隴西地饑而竹為結采如稗實民賴以活者百萬數蓋湘野之文義所感白虎之萌孝所感隴西之實仁所感竹之靈若此謂非瑞應可乎雲間心



海上人植竹於庭而有產雙莖並幹者雙莖並幹不常得於有竹之所則歸之海瑞應亦可也或曰心海為沙門之民不滌於物者烏有所謂仁義孝節之所感序予曰人情物狀世容有偽惟天出之物不可以偽參也物不可以偽參則不可以為動物於天出者其必有以也夫其徒虛碧氏為繪竹形來求予言以記不朽上人高德余未知而信其動物者故為志之且使其徒之物我之相感應於理者不可以濫而去也至正十年十二月朔旦序

毛隱上人序

客有沙門以金錫杖荷青襍索謁余雲間次舍者問其出吳興儒氏子也問其業縛筆也余恠縛筆非沙門事則曰余祖補業余弗忘其先也且自矜生而穎悟六歲善讀書史日記萬餘言

長而善草隸詩書誦於父命為浮屠而俚浮屠惟以習歌咀擊鏡考黻利人死空為事無所用吾善書記者遂服先業自號毛隱蓋將附穎而逃吾浮屠氏之耻也且可挾以見世之賢人君子如閣老青城先生尚及見之而喜余之為且貽余以詩今幸願見夫子也竊嘗誦夫子三史統辨數千言至今口不忘余覆其流誦沛然若大江之奔決無少哽也於是異其人曰人生之初受鬼於陰鬼感者多善記昌黎伯稱毛穎善記亦豈非以其明昧之裔犇月合太陰之精受鬼為尤盛故爾耶上人以毛隱自號非徒欲祖穎裔而又將傳穎心至於博纂洽記述為文章資世之賢人君子以文明昌天下乎不然何舍乎浮屠事而復其先業以僕僕走文章家之門乎若是則上人之志有所嚮而未信可知已用上人之使者毋徒用於字書官府市井貨泉之

註記釋老巫覡之書鈔而已也抑昌黎言毛穎有時而禿不任事遂以詩老退且有中書不中之議吾將還子顛毛返子儒衣冠萬一列諸鴻生碩士聽受指畫俾免冠之際毋得以老退議子以為何如上人避席載操曰夫子倘有意佛試我之將加巾冠載筆以從至正九年十二月叙

自跋曰余為此文后上人者遂愔然為賈浪仙故事言之不可已也如此儒之才日衰折而入浮屠家如毛隱者多矣僅送用上人西游序

金僊氏之教上為坐次為遊下為誦習也滅去連息歸于頑空坐而得之聞觸知覺會於真原游而得之誦習者一出入之學耳然其游也不趨乎靈山勝水之聚求即夫大浮屠之神者耳目其聲光則亦僕僕與販丁役卒等尔四明用上人蓋有志

乎浮屠氏之游天台廬阜羅浮南嶽蓋嘗徧歷焉將自虎丘達金陵馴致乎五臺之山其徒自妙聲而下凡十餘人贈之言而去又持其卷來請予一言蓋上人由吾儒而學浮屠以為浮屠濶大之言以誘愚非以誘賢也故又未忘於吾儒之教蓋吾儒亦有游矣孔子轍環天下太史公歷覽天下之名山大川孔子不游無以成春秋太史不游無以成史記吾嘗見浮屠氏之文史矣擴詩外學輔諸內典者曰橘洲曰石門吾誦之子之大抵得諸游耳上人之學得諸游他日東歸有所見予語言文字足以繼石門橘洲者不厲之上人誰屬乎不然僕僕乎與販丁役卒等者固汝教之所無取也上人尚以予言勉之

### 送用上人東歸序

四明水山與天台並秀說者以比海之方丈蓬萊則其鍾為人

物宜有清明俊傑者出以應時需也 國家闕卿選法已三十餘年而破選之荒者僅史駟孫氏程端學氏而來者無繼焉豈其人好隱逃浮屠而去者不少耶以余交浮屠南北之彗凡數十人而明亦寥寥無聞焉媿始得浙江恩師繼得照師覺元才之難也可知已照且不以才自止從游於吾門稱方外弟子連日夜記書數千言屬詩文若干首孜孜自課以為常故其行脩業進今日與昨日之不等夷也獨惜其學成終歸無所於用不得應吾盛時賢良之選以接史程氏之躅君子不獨為明之才難惜也秋高東歸來別日照也有母焉久不覲心慙慙焉矧先生篤倫紀之教敢辭而歸予益歎照之性近於道而才足與有為也使照還鬚髮加冠巾有祿位民上其不篤吾倫紀之教以行先王之政者幾希以明得才之難而僅得如照者又逃於浮

屠而未知其返也故三其去余甚惜之而申以告之

送象元淑公住持南湖序

予嘗論浮屠之教足以押闔宇宙玩弄人世歆豔王公大人遂以法門位吾孔子之次非徒以閎濶不經之文亦其徒有異比丘至靈甚睿人仰之若古神明者得之 皇帝既定南京奄有湖服以天下版籍不白浮屠民脫兵而遺者十不一二微賦動力疲於上農夫斃版築以萬萬計已而高望鴻德者示化顯神於不可蹤跡之中 大子問之為之動色太史氏錄其

人使有所考重選精進闍梨立大壇場設人天佛事主以天界大龍象教門階仆而一日起立吁是孰使之然哉南湖在秀當兵車使駟之衝兵燹後穹殿湧堂已入焦土其徒縮以痺蓋僅如逆旅舍佳山者代難其人矣象元師由杭之大各輟以陞茲

座吾聞其人於元叟雪園古鼎之間已久碩令齒愈夙才愈老  
道愈神其於秀王勝地起廢補缺完而大之使文布述繁然如  
承平時是不難者至其妙通大知識一言一動有以上贊  
大明之化靈跡異迹照著一時俾三公大夫仰之為古神明如  
前所稱則其教也當與吾孔子之教相表裏西方聖人之道誰  
得而廢之吾以勉象元而還以自勉青龍集戊申冬十一月廿  
有二日序

送蘭仁二上人歸三竺序

余在富春時得山中兩生曰蘭曰仁天質機穎皆有用世才授  
之以春秋經史學兵興潛于釋來游雲間別余曰釋氏有衡台  
派由北齊悟龍樹三觀法以授南嶽南嶽以授智者智者因悟  
法花之秘於是約五時張八教總括摠括群籍歸諸一宗復述

止觀書教理既白觀行兼明以是傳之章安章安傳之法花法  
花傳之天宮天宮傳之荆溪而其道大脩會昌之厄教帙亡去  
吳越王求其書於海國得諸高麗觀師四明由之而中興三竺  
由之而弘演猶孔聖之道由河洛而大振由許李而大行儒釋  
盛衰實稍倚伏今丁世變剝毀于兵經火劫厄甚會昌學者解  
散遺籍漫然莫從稽正其輩將參承故老由二竺始幸先生一  
言為指南余謂之曰文武之道具在方冊人存政舉人亡政息  
汝佛之教亦也二子齒甚穉志甚宿學甚武能以宗乘與吾聖  
典合而為一以載諸行事以俟 昭代之太平吁汝乘不隊則  
吾道其亦興矣乎

送奎法師住持集慶寺詩序

天子即位之元年於浮屠氏之教既立僧者以土賦奔命京城

者以萬計而露殍者三千餘人高德之寂而去者十有二人上  
命僧統曇師傳錄之遺而得恩歸故山者數十人而會稽方舟  
奎師由旌德新領天竺之大集慶住持事於是薦紳士及其同  
袍莫不謂法社之得人予聞主集慶者由宋南峰佛光而下若  
元之無極宗周天岸諸公皆僧中大龍象而桂子山之蟾兔尚  
有光也今方舟踵其躅清標古韻之所及吾見桂子之山若增  
而高蟾兔之窟若闢而朗也於其行也書以贈之同盟之士歌  
以餞者係諸後云

送儀沙彌還山序

海內兵變三教之厄浮屠氏為甚壇塔資為烽燎幸存者宿為  
成舍沙門之桀至有易廬改服以從山臺野色毀去幾與會昌  
之厄等其能卓然自立不忍償其法門者百無一二大阿蘭若

力扶象教又以從賦同瘦編戶其暇技漏身譚覺路越濁悟昏  
以為教乎驪峰余客富春舊遊地也方外友雪舟尊者月一招  
致至則為宿留旬浹而後去時沙彌儀年甫十二三侍師左右  
應對進退一一中軌則余山中所為文三過即能背誦去之十  
餘年驪峰兩罹兵燹而雪舟亦隔世矣寺之徒日解散儀獨結  
茅為蓋守其故址而不去今年不遠四百里謁余雲間談山中  
往事恍如雷比丘夢竟三日告別索一言歸為山靈重吁浮屠  
氏遺其不改業又不自償其法門如儀者能幾何人於其來也  
不無感焉其歸也不無聖焉吾老未木尚及見驪峰宿草復還  
奮觀吾復大書歲月出窟鍾以落之有日斯也儀勉之耳同胞  
曰仁曰蘭在雲間者當詩以繫吾卷

琦上人孝養序

韓子曰人有儒名而墨行墨名而儒行者可以與之游乎曰揚子雲稱在門墻則退在夷狄則進蓋儒焉而行墨者退可也墨焉而行儒者進可也浮屠文暢以慕吾道周游天下必有請於縉紳先生之教以爲韓子所進焉夫彼之教以蔑君親之倫而吾之道以有人倫爲教今有人焉宗浮屠之教而又一旦幡然自外其說以還吾道君臣父子之懿也又豈非君子之亟子乎琦上人吳之儒氏也自幼落髮爲浮屠天平山中壯遊四明雪竇見石室禪師深器之俾職記室後浮游淮湘間以肆其輕世之志未幾丞相府以東土名宿所推俾主毗陵龍興禪寺留不期月忽自唱曰出家以能脫俗而去使俗高而慕之以爲不可及也奈之何又挂名官府罷送迎道路覆爲俗所厭邪且余母萎矣即飄然戒色笠尋先人舊廬於蠡澤之上而先廬敝矣今

將築屋一區以養其母而終其天年計未知所出首以其事告予蓋上人嘗以儒行爲余友者也今又還天倫之懿職其孝於母以風連其儔輩吳人多孝親而義於成人之盛事聞上人之風其不有勇棄金粟如棄執鉢浮屠以倭土木偶者吾不信也已上人出予言以往吾明年至蠡上將觀子之室突如化成堂上之親無恙且當爲子奉豆觴爲壽去至正八年秋七月序

抹撚氏註道德經序

道之不明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聖人載道於言未嘗不簡易著明自非不愚之極皆可得而白也故曰道若大路然老氏道與吾聖人之道本無二也引以爲異者私知求之之過也於是乎有真無之論要非老氏之本也金人抹撚氏仲寬以吾聖人之學注老氏之書深諱儒者以虛無以絕滅禮樂以慘刻術

數言老子而必欲證其道以同吾聖人蓋其讀老之見有獨至而自信者焉矣觀其十一章首闢虛實之論與夫真無妙有之譚十三章深折滅生脫患之說二十二章極其至精於真實信驗三十七章以天下之事相生相代為理之必至五十三章為備論修齊治平之道八十章為歷叙至治之化以還淳返朴望於後聖之治於此見老氏之學非虛無之相而老氏之道非機謀術數者之所為也坦乎其言實訓詁諸家之所未見也吾於是感無極翁之論無即老子有生於無之旨而惜鵝湖諸子之疑於無者未見抹摭氏之論也其高第弟子為四明董自損嘗受師旨為同歸論今將板行其師所註老氏經若干卷持其編來見予錢唐丐一言以引首予頗是其說故為之序云至正六年冬有十月望序

### 送鄧煉師祈雨序

洪武二年夏旱松陵太守陳府公初下車首詣瞿曇禱求雨十日不降守慙欲焚曇象浮屠氏拜以免六月二十日壬午移禱于鄧煉師法壇明日移壇公守自製心詞一章告天曰下民六月之旱無伸所求上天三日之霖有感斯應鄧為奏章上帝然後後五雷丁甲呼吸鬼物是日少女風從西北起迅雷一聲振屋瓦大雨如注一日雨二日雨三日大雨足淞民咸拱手相慶曰此府公方寸中雨而非鄧之法力則亦無以成其誠感之速也守命屬吏於琮乞一言於東維先生為鄧之勞先生為敘其事而又侈之以歌曰

東海水枯沃焦神王無處尋天瓢松陵太守閔民苦疾呼鄧師誅魃誅魃妖役丁甲蚩尤鼓風旗倒插搜龍龍走白龍

潭迅霆夜擊千將匣於乎縣今不積薪將軍不拜井爐煙三  
穗連丹誠三日甘霖雲萬頃君不見漕家糧船星火急瓜洲  
渡頭河水澁蒼天不悔旣海民盡作枯魚泣鄧師鬼工  
煩叱訶稻田粒粒真珠多松陵太守報新政和氣化作擊壤  
堯民歌

送鄉人韓道師歸會稽序

安易韓氏自宋魏公至今凡十世散處北南者代有賢子孫如  
會稽道師致用父者其一也致用不特以世家稱於人尤以好  
古博雅稱以清脩敏學稱其燕處之室曰讀易所蓄書有先秦  
之秘文有岫嶠篆刻桐棺隸蹟有古噐皿漢司馬坡谷諸名公  
手書帖皆代之故家所希有入其室者不問可知其為文獻故  
家子姓也求文獻之後如致用之博雅之清脩而又敏學不疑

殆亦難其人已而致用不用於世廼為道士錢唐吾始甚惜之  
別去數年與朝易薛公伯雨張公為師友學益晉行益高道益  
大也重為之意而畏焉顧視鄉之出而仕者離親戚棄墳墓將  
以大榮身及家也不知世變者可畏名一掛牒書者如掛臬籍  
錮而禁可也放窳可也斧質而奴而族可也思一返其故鄉非  
其君哀其老而憊憊而瀕於死乞與休告則法亡得而去也今  
致用道薄於身心泰於世進退自如駕一葉舟絕江而東也歸  
拜其鄉之父兄師友塗迎門候獲見風采者如見神仙吁其得  
錮而束之乎放而逐之乎斧質擊族而僚之乎於其歸也其不  
雙而慕之乎抑吾聞鄉之穉老人民非者已過半而城郭之一  
新者亦非舊矣致用於風露之夕馭鷗於小蓬閣上賦海嶠之  
詩得無有同聲而應過城頭話甲子詔時人以學仙而去者為



我志之漆書者為何人夢道士而飛鳴者又為何人至正十三年青龍集癸巳七月七日老鄉客楊維禎在由弓之寄集寫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一

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序

贈杜彥清序

余曩遊海上之小金山泊舟赤松溪上午夜月明如水聞水東歌聲累乎如貫珠已而又聞紫鸞鷲聲穿起林杪如雲端仙人挾笙鶴而去異而問其人則曰真定杜清氏之轉喉引商聲之歌間以湘竹之龍鳴也余明發開舟不及識其人今年秋再遊海上道過赤松而清來相見為余作慢辭古調及秦樓三弄遂出措求一言以別昔賈充在洛會夏統氏之客舟充以會稽土地間曲叩之統為歌大禹氏朝會之歌及伍胥小海之唱其音節慷慨激裂天風雲雨為之響應又掀髯作一悲嘯沙塵煙起

止之而後已也吾後日舟還溪上約吾竹西老人當重叩尔土地間曲如仲御氏之不忘其鄉者豈無龍山朝會萬國授化之遺音乎竹西當為余協調于櫛杪之檀而發余鐵龍之不平者夢寐以之

### 周月湖今樂府序

士大夫以今樂府鳴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庾吉甫楊淡齋盧疎齋豪爽則有如馮海粟滕玉霄醞籍則有如貫酸齋馬昂父其體裁各異而宮商相宣皆可被於絃竹者也繼起者不可枚舉往往泥文采者失音節諧音節者虧文采兼之者實難也夫詞曲本古詩之流既以樂府名編則宜有風雅餘韻在焉苟專逐時變競俗趨不自知其流於街談市諺之陋而不見夫錦臚繡腑之為懿也則亦何取於今之樂府可被於絃竹者哉四明周

月湖文安美成也公之八葉孫也以詞家剩馥播於今日之樂章宜其於文采音節兼濟而無遺恨也間嘗令學子吳毅輯而成帙薰香摘艷不厭其多好事者又將繡諸梓以廣其傳也不可無一言以引之故為書其編首者如此至正七年十月朔序

### 李庸宮詞序

大曆詩人後評者取張籍王建而建之宮詞非籍可能也宮掖之事豈外人所能道哉建雖有春坊才非其老璫宗氏出入禁闥知史氏之所不知則亦不能顯羨于是本朝宮詞自石田公而次亡慮數十家詞之風格不下建者多而求其善言史氏之所不知則寡矣東易李庸仲常為宮詞四十首流布縉紳間不特風格似建間有史言氏之所弗知如金合草芽胡僧扇鼓漢記琵琶興隆巢笙內苑籍田室蚕繰事是已蓋仲常以能詩客

于館閣諸老者且十有七年矣其吏于徽政及長信得聞見宮掖者亦熟矣然則代之善為宮詞者豈直慎怨興象之似建為得哉觀是詞者尚以是求之至正戊子八月甲午序

沈氏今樂府序

或問騷可以被絃乎曰騷詩之流詩可以絃則騷其不可乎或有曰騷無古今而樂府有古今何也曰騷之下為樂府則亦騷之今矣然樂府出於漢可以言古六朝而下皆今矣又況今之今乎吁樂府曰今則樂府之去漢也遠矣士之探觚于是者文墨之游耳其以聲文綴於君臣夫婦仙釋氏之典故以警人視聽使癡兒女知有古今美惡成敗之觀懲則出於關雎氏傳音之變或者以為治世之音則辱國甚矣吁關雎麟趾之化漸漬於聲樂者固若是其班乎故曰今樂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

而媒雅邪正豪俊鄙野則亦隨其人品而得之楊盧滕李馮貫馬白皆一代詞伯而不能不遊於是雖依比聲調而其格力雄渾正大有足傳者邇年以來小葉俳輩類以今樂府自鳴往往流於街談市諺之陋有漁樵歎乃之不如者吾不知又十年二十年後其變為何如也吳興沈子厚氏通文史善為古歌詩間亦游於樂府記余數年前客太湖上賦鐵龍引一章子厚連和余四章皆倣鉄龍體飄飄然有凌雲氣心已異之今年余以海漕事住吳興者閱月子厚時時持酒有與今樂府至至必命吳姓度腔引酒為吾壽論其格力有楊盧滕李馮貫馬白諸詞伯之風而其句字無小葉俳輩街談市諺之陋關庾氏而有傳子厚氏其無傳吾不信也已書成帙求一言以引重因為論次樂府之有古今為沈氏今樂府序至正十二年夏四月十四日序

沈生樂府序

張石史嘗評賀方回樂府謂其肆口而成不待思慮雕琢又推其極至華如遊金張之堂治如攬嬌施之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具是四工夫豈可以肆口而成哉蓋肆口而成者情也具四工者才也情至而此賀才子妙絕一世而文章鉅公不能擅其場者情之兩至也我朝樂府薛益簡調益嚴而句益蓋流媚不陋自踈齋酸齋以後小山局於方黑劉縱於圓局於方拘才之過也縱於圓恣情之過也二者胥失之松江沈氏嵩嘗從余朔南士間聽於音往能吹余大小鐵龍作龍吟曲十二章遂遊筆樂府積以成帙求余一言重篇端披其帙見其情發於成於才者亦似矣生益造其詣以小山之拘者自通黑劉之恣者自擲生之樂府不美於賀才子者吾不信已生讀書強記有志

晉人帖南唐人畫樂府特其餘耳有求生之才者勿以是掩之

瀟湘集序

余在吳下時與永嘉李孝先論古人意余曰梅一於酸鹽一於鹹飲食鹽梅而味常得於酸鹹之外此古詩人意也後之得此意者惟古樂府而已耳孝先以余言為韙遂相與唱和古樂府辭好事者傳於海內館閣諸老以為李楊樂府出而後始補元詩之缺泰定文風為之一變吁四十年矣兵興來詞人又一變往往務工於語言而古意寢矣語彌工意彌陋詩之去古彌遠吾不意得瀟湘集於四十年後尚有古詩人意也瀟湘為洮陽唐升氏字伯春自湖湘流離越江漢歷閩嶠抵金陵過錢唐上會稽周流幾萬里無居與食然不肯少貶事王侯覓知己顧容與於吟咏求海內知言以質其所能此升之見余草玄閣也其

詩多傷賢人君子不得志而不肖者合於世也其樂府古風謹  
平易不迫非有所託不著至憤頑嫉惡慷慨激烈者聞之足以  
戒而言之無罪矣三百篇以六義見諷刺瀟湘詩人不合於古  
風人者寡矣於是賞會之餘為之評點使覽者知我 朝之詩  
如瀟湘者亦可刻金石流管絃豈非吾儕遺老之至望哉至正  
丙午三月望日序

苗氏備急活人方序

醫莫切於對證證莫切於對藥藥投其對牛溲馬渤癩狗之寶  
能擅功於一時不然黃金水銀鍾乳琅玕沅之沙婆律之腦蛇  
之黃中無益其貴也餘姚醫學錄苗君仲通論著備急活人方  
會粹諸家所載祖父所傳江湖所聞及親所經驗者筆成一編  
世有奇疾醫經所不備醫流所不識獨得於神悟理會而著為

奇中之方此其難也夫人不幸抱奇疾至於醫經不備醫流不  
識遂謂無藥可治使病者待期以盡不亦可悼也哉妄庸者亂  
投藥餌以探疾重不幸速其斃是醫殺之也是書一出備醫經  
之未備識醫流之未識使天下不幸抱奇疾有對疾之證對證  
之藥不重不幸為妄庸醫之所殺是不大可慶歎昔甄權不著  
方書其言曰醫者意也不可以著書權蓋以意得者自秘非淑  
後之仁也君推其獨得喜與天下後世共其用心廣狹何如哉  
浸諸梓而過徵余序於是乎序

杏林序

江陽許守中氏業醫已十數世至守中名愈大施愈廣人以疾  
邀者無分貴富賤貧輒往徃輒効而例不求施鄙宋清之施藥  
受券為市醫而切慕董杏林之為人訟謝侯伯照嘗俾工畫者

圖杏林以為贈而又求言於予予惟杏自托吾聖人為壇緇帷  
之林而六經之教始及天下澤覃於萬世無止噫杏之盛也茂  
加此已神仙者流如董奉氏亦托杏為施成林於廬山五老之  
間其施雖隘杏之惠猶未絕也其不愈於羯鼓催花驕兒婦人  
以造化立坊碎錦侈客於午橋之游衍者乎若托之卯金之帝  
有曰實大如梨文類如橘食其味者者可以辟穀而上仙則吾  
未之信而奉之杏也即嵩山之杏耳將無信乎嵩之杏以葛計  
其民遇飢年皆賴杏為命而奉之以杏一器易穀一器以贍飢  
者藉杏以為施仁亦至矣又何必神辟穀之杏乎吁此奉狡獪  
術也守中氏以其施為心而不藉狡獪以為神杏之植多植寡  
吾曾不計而况計粟之易多易寡乎此其為仁近吾聖人之仁  
而非狡獪之仁也使守中有計較心又何愈於守清乎守中聞

余言而謝曰擴予仁者先生之教也

贈醫士莫仲仁序

淞之張涇有醫術過人名於士大夫者曰莫仲仁氏予來淞未  
識其人仲仁首謁余扣其術莫能對顧相視一咲耳從者曰仲  
仁氏病聾余恠聾若是何以聰於五聲之醫乎易其人且疑其  
術異而隣有以其病召之即療若神者始驚其術且又介馮生  
淵持弓謁文生為件狀曰邑人某病蠱眾醫莫療仲仁氏以峻  
劑吐蟲若干升生立愈又某病寒逾九日讞口發狂陰且縮法  
死仲仁氏徐以常藥理之而平又某病禁痢不食餘七日氣始  
絕仲仁氏投以湯飲即內食飲而起又大官某氏病瘵醫眾爭  
進藥期勝仲仁氏望之而走曰雖扁鵲不可鑿已出門而斃診  
爾則仲仁氏聾於耳未嘗聾於心與目也衆君教扁鵲者以飲

上池而使之視其五臟若神鏡見瞻耳故鵲兄弟三人皆善鑿  
長兄神於視色仲兄神於視豪毛醫固不貴於聰聰而貴於明  
視也諗矣余聞古至人者有明而不視聰而不聞蓋養明於不  
視而無不視蓋養聰於不聞而無不聞若仲仁之韻其養聰者  
非歟不然聾者視明瞽者聽聰絕利一原用師十倍仲仁氏韻  
於耳宣其聰於心與目者非妄庸師之可及也今之妄庸師師  
有推而為國師衣繡驅良從者後先以出入於王公貴人之門  
遇疾則雜投藥石以希倖中中輒繳美譚於文章家以登載其  
能不中不以咎之也若是者曷可勝算而仲仁氏覆以病韻見  
遺於野是戢勁融於鷁之退歲逸蹟於駿之伏者也其求余言  
與夫衣繡驅良飾繆陋以繳美譚者異故予樂畀之以言至正  
庚寅春王三月有二日拜手書

無聲詩意序

雲間陶叔彬氏有畫帙題曰無聲詩意皆錄代之名之也請予  
文序其端東坡以詩為有聲畫、為無聲詩蓋詩者心聲畫者  
心畫二者同體也納山川草木之秀描寫於有聲者非畫乎覽  
山川草木之秀叙述於無聲者非詩乎故能詩者必知畫而能  
畫者多知詩由其道無二致也叔彬名畫以詩意不惟知畫其  
知詩矣詩之弊至宋末而極我朝詩人往往造盛唐之選不極  
乎晉魏漢楚不止也畫亦然吁此豈人性之有異哉世運否泰  
之異耳弟未知叔彬所蓄之畫繇宋而唐者幾何繇唐而晉魏  
者又幾何求之勤而藏之夥他日使余見之其畫顧長康陸探  
微張僧繇也尚有以卜余論之不誣人我是為序

圖繪寶鑑序

雲間義門夏氏孫名文彥字士良集歷代圖繪寶鑑凡若干卷  
由史皇封膜而下訖于有元凡若干人其詳博補郭若虛之所  
遺其用亦勤持矣其子大有持其編謂子卓玄閣曰鄧椿有言  
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為人也無文雖有曉畫  
者寡矣先生海內智文人與歐陽文忠東坡山谷後山宛丘淮  
海月岩漫仕龍珉諸公等聲價敢乞一言標其端予曰書盛於  
晉畫盛於唐宋書與畫二耳士大夫工畫者必工書其畫法即  
書法所在然則畫豈可以妄庸人得之乎宣和中建五嶽觀大  
集天下畫史如進士科下題掄選應詔者至如百人然多不稱  
上旨則知畫之積習雖有譜格而神妙之品出於天質者殆不  
可以譜格而得也故畫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  
戚軒冕才賢山林道釋世胄女婦苟有天質超凡入聖即可冠

當代而名後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模擬雖入譜格而自家所得  
於心傳神領者則淺矣故論畫之高下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  
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猫者張壁而絕鼠大士者渡海而滅風  
翊聖真武者叩之而響應寫人真者即能奪其精神若此者豈  
非氣韻生動機奪造化者乎吾顧未知寶鑿中事模擬而得名  
者士良亦能辨之否乎雖然梁武作歷代書評米元章作續書  
非神識高者不能吾欲作歷代畫評以繼蕭米士良父子當有  
以贊予之品藻也而吾所屬大有圖畫紀詠則當亟成以繼寶  
鑿云是為序

送寫神葉清友序

古今稱傳神者晉之顧長康氏長康寫賤非徒得人之形似而  
併以其情性精爽者得之此古今之稱妙也其寫裴叔則頰上



益以三毛而襄之神明見寫謝幼與置之岩石之裏而謝之情性知傳神而不得其精爽情性徒求規一之形似其去土木之偶奚遠哉天台葉清友昏其父可觀覲京師嘗寫天顏波命為提舉梵像監清友紹其家傳嘗為子寫鹿冠吹笛之象于五湖之間談者謂非徒得子形骨而又得子神明不在長康氏之下也子嘗論傳神如長康氏可謂絕古今之妙矣抑律之在古殷之畫工則長康氏又有所不能也高宗夢賢於野俾畫工以象求之得諸傳說惟肖說以夢交於畫工也吾不知畫工何以而得肖於君之象也畫工之神蓋有陰欲造化之妙者矣聖天子方寤寐求賢版築之下亦有其人或俾圖像子試以畫工之神於商者神於今也長康氏之稱妙者又何足為清友道哉

### 送周仙客談祿命序

予嘗於談祿命者為之言曰德勝命者昌命勝德者亡推祿以命孰愈推祿以德因舉古德二事五代王延政守建遣一部將報事軍前後期當斬歸語其妻連氏連氏急遣逃之且資之金部將潛投江南李主隸查文徽麾下徽攻延政部將領師城業陷下令曰有能全連氏一門者賞連氏急告曰將軍不活建民妾請先死誓不獨生部將為之戢兵全城不殺至今連氏為建大族世食祿位官至卿相宋王方贄上遣均兩浙田稅錢氏時毒斂畝至三斗贄陡減二斗使還上責陡減田額贄對曰畝賦一斗此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豈宜復循偽國弊政上喜可其奏至今浙田著為令贄之遺澤也官驟升右司諫至京東轉運鹽使生五丈夫子舉準覃鞏罕準子珪官至宰相夫呂一

將婦一稅使存心仁厚其福身福家自單其子孫之慶者如此  
今食祿貴人任人家國事不肯出一言立一政呂利天下惟務  
全身保妻子以為福人能事而身或有不全妻子或中走其門  
者無虛日仙客談祿必先警其凶吝更宜推古德事以啓之如  
連二氏之福身福家以單其慶於子孫者仙客之術將有古君  
子之教也故疏以告之

送楊懋昭占數序

自星命之學代神著而易之數荒矣天地之大不逃乎數而况  
於萬物乎天地有定數則寒乘除有定筭書曰先其筭命逸今  
之數家有筭術而可以推步人之吉凶悔吝亦神著之余靈已  
乎西蜀楊懋昭筭數以決人事人推為神筭非其筭過於著筭  
者乎吾觀世之術數亦衆矣必據人之生年月日時否必傳聲

傳字畫而後數可依也懋昭不然占人意於冥交默接之中而  
數生焉數生而卦象出焉卦象出而易之繇灼見於休咎之應  
吁亦神矣故曰筭過於著筭而知大易前民之用者未忘也雖  
然卦爻數也有理焉理制於數而理之順亦足以役數嚴遵以  
易占人而必依數言理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蓋  
約數以理也凶吉以陰德延齡貢禹以守節愈疾非理之順者  
足以役數乎懋昭言人以數蓋亦參之以理庶先天後天之道  
備而易之教行矣懋昭題余言書其說以去

送何心傳序

世之非相地者曰古之葬者授地於百司無相地之術也昔之  
聖人仰觀俯察求利於吾人至於農獵之賤無不推其利害以  
詔於人使相地之術果信何其教不在農獵後也余嘗辨之曰

卜其兆或以為藏者安不可無也卜其脉絡形勝以為生者  
貧賤富貴壽夭賢昏之辨則未必有也詩云既景乃岡相其陰  
陽則岡之陰陽亦有係於相宇之便不便者詩云卜澗水東溼  
水西惟雉食則之東西亦係於遷邑之利不利也已然擇丈尺  
之窳以覲福於百年之腐骨使人之愚子孫藏其祖考十年五  
年不即土者則狐首指蒙之書之過也天台何心傳宋大學博  
士瓜隱先生之孫也家有六宜樓以延海內之名師傳講習之  
餘有傳其師玉平山人相地之術將挾是以遊京師求余一言  
以自儆余謂京師有公劉之相宇姬旦之遷邑子之術亦有應  
於詩書者不乎不然以狐首指蒙之書占一桮之土以虛喝既  
利以售其術於人之愚子孫吾固來之予也玉平之師之曰悟  
流峙之法以闡河洛之闕藏探動靜之機以識乾坤之妙用此

陰陽者流之上術也心傳有傳於此則吾之所未予者其知免  
矣夫至正八年九月十日序

贈相士孫德昭序

戰國以來聖人之道不行士之急功利者變而為遊說為滑稽  
為刑名然以三寸舌簧鼓天下之向背者則異甚於從衡押闔  
之術也漢有天下風俗稍一被從衡押闔者知其伎之窮則又  
轉時為談天相人之術敗君誤世者往往有焉而明昭往史亦  
不少也唐以後習相人術者益紛紛焉挾是以為食則其售於  
人者急而罔於人者宜無所不至揣摩臆度言與其術自兵而  
有弗計也嘻以相求相者將有利於己之貴富慶祥以相相人  
尤將有利於人之貴富慶祥耳故相人者言慶言祥則求相者  
喜言妖言禍則求相者怒相人者將以為利也又安得言妖言

禍以犯人之怒而絕已之利哉母恠其揣摩臆度之說與其術  
自矣而有所弗計也雲間孫得昭氏於金陵山中得異人相術  
其授受不苟其談相於人也善則云善惡則云惡善不善也由  
乎人利不利也由乎天而吾所首之術不明由人由天者有所  
改也所謂士之仰不愧俯不作者歟相術而有人若是蓋亦近  
乎道以君子之論有所弗惜也因其乞言遂書以為序至正九  
年夏五月十四日

送陳生彥高序

藝必貴乎積積而后化化而后神師曠氏之鼓琴也奏清徵而  
玄鶴集奏清角而風雲倅變者非其精而化化而神之効若是  
歟君子論古樂之人而動物者必曰琴而箏篋箏篋有所不預  
焉於乎大雅之音無聞也則知今之樂有精而化化而神如師

曠氏之琴也獨不動物乎松陵陳生彥高博學多才藝充邃於  
音律余嘗於三泖水雲之區聽其鼓十三絃之操作商聲調林  
瀨激發轉徵音而魚龍悲嘯緣情而鼓欲樂欲悲則悲故喜者  
或愴淚戚者或起舞所謂藝之動物者非欲歟抑余聞晉謝仁  
祖喜箏歌秋風一詞而受遇於桓溫函引歸府生嘗東遊甌越  
達官貴人有以溫之引祖仁者引生矣今且洽事漕府將有祿  
位於民上矣吁非其藝之動物而遇於人者至是乎吁一藝之  
精尚耳而况藝之上於生者乎因其請言故為藝說以竒生之  
遇而嘆儒人遇有不生如者非藝之罪也藝之精而至於神者  
未至於生也至正庚寅三月十五日序

朱明優戲序

百戲有魚龍角觝高絙鳳凰都盧尋撞戲車走丸吞刀吐火扛

鼎象人恠獸含利潑寒蘇莫等伎而皆不如俳優侏儒之戲或  
有關於諷諫而非徒為一時耳目之玩也窟礪家起於偃師獻  
穆王之伎漢戶牖侯祖之以解平城之圍運機關舞埤間闕支  
以為生人後翻為伶者戲具其引歌舞亦不過借吻角必啣聲  
未有引以人音至於嬉笑怒罵備五方之音演為諧諢嚙啞而  
成劇者也王峯朱明氏世習窟礪家其大父應俳首駕前明手  
盜機警而辨舌歌喉又悉與手應一談一笑真若出於偶人肝  
肺間觀者驚之若神松帥韓侯宴余偃武堂明供羣木偶為尉  
遲平寇子卿還於降臣昏辟之際不無諷諫所係而誠非苟為  
一時耳目玩者也韓侯既賚以金諸客各贈之詩而侯又為之  
乞吾言以重厥伎於是乎書以遺之時至正二十六年三月廿  
有三日也

### 優戲錄序

侏儒奇偉之戲出於古忘國之君春之世陵轢大諸侯後代  
離拆文義至侮聖人之言為大劇蓋在誅絕之法而太史公為  
滑稽者作傳取其譚言微中則感世道者深矣錢唐王暉集歷  
代之優辭有關於世道者自楚國優孟而下至金人玳瑁頭凡  
若干條太史公之旨其有槩于中者乎予聞仲尼論諫之義有  
五始曰諷諫終曰諷諫且曰吾從者諷乎蓋以諷之效從容一  
言之中而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者之所不及也觀優之寓於  
諷者如漆城瓦衣兩稅之類皆一言之微有回天倒日之力而  
勿煩乎牽裾伏蒲之勃也則優戲之伎雖在誅絕而優諫之功  
豈可少乎他如安金藏之剗腸申漸高之飲酖敬新磨之勉戮  
疲今楊花飛之易亂主於治君子之論且有謂臺管不如伶官

至其錫教及於弥侯解愁具死也足以愧北面二君者則憂世君子不能不三喑於此矣故吾於曄之編為叙之如此使覽者不徒為軒渠一喙之助則知曄之感太史氏之感也歟至正六年秋七月序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一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二

會稽鐵屋楊維禎庶夫著

記

新建都水庸田使司記

天地位而水為之脉絡運而天地之功成古者水病民神禹氏治之功與天地等代之職水者雖小大不侔其得一日廢耶此周之匠人稱人漢之水衡水司空之官所由著而今之都水使者之司所由立也大德初司置平江曰行都水監泰定年改庸田遷松江以置不常人視為疣舍故棟其署寄署于宅所至正元年重置司平江秩隆三品轄江東浙東西道官與風紀重臣交調御兼行工部事掾屬亦皆視司臬吏遴選郡縣守令咸受節制司之權崇勢重視昔有加八年都水使者左答納失里公

來謂今 聖天子切切焉以東南租稅之出重在三吳而三吳水國也故署都水司平江而官吏寄署他所事體弗稱先是請於朝得給官錢四萬緡仍得撥地羣治西財賦府故其若干畝於是鳩工充材經始於是年十月八日不三月告完中堂弘敞挾室靜密幕司曹舍鱗次翼張旁為繚垣前為崇閣氣勢突兀規模備具吳父老咸扶藜仰瞻嘖嘖稱贊以為不自意垂白復見是司之新也既而羣工竣事長貳率僚屬位正新守相與舉酒落成幕元僚沙君來請于維禎願有以記維禎考中吳水患自宋李兵部韓殿省郊曹父子經營規畫亦詳矣其漂陽五堰江陰十四瀆宜具大吳等瀆松江曰塘曰浦者凡一百三十有二志籍尚可稽也然未若我 朝知力足以興除其利害而德足以消其震盪漂忽之變也大德間三江陞塞平章徹里氏濬

治功成民到于今稱之通者洪河暴夾折而西北流 天子一念動坤載遣使沈壁而河復故道吁官都水者上以 聖天子之心為心下以徹里氏之功為功三吳之民尚有昏熟而無訴者乎抑相水之職本諸順天之理世未有順於理而利不興亦未有逆諸理而害能除者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者順理也鯨之反是則以方命命者何即理也以水為職者職與理應雖湯湯可乂不則天下之治水者皆鯨也可不慎哉左公字廷憲居憲府使雲南岩岩有風采奮髯之項奸膽盡落到官視民飢溺猶己是年十二月除浙東闔帥大使尚公有用字繼賢是年九月九十於官副使散竹字質卿康公若泰字魯瞻是年五月除國子監司業僉事官音奴公字國賓是年十二月除福建憲僉事王公仲溫字輔卿照磨李澂字公

錫分事董者椽史較璠奏差蔡琳李報也繫之辭曰

邈哉法象類玄與黃坎德流長雷雨在上江河在下吐內陰  
陽維坎之德惠迪惟吉從逆惟殃帝憫下土具區芒芒忽焉  
震盪周官稻人漢司水衡利脩干農叶麥設司存保彼東方  
臬臣之良為天子使材貞且幹不吳不揚相彼天時以順地  
理恩肥海邦水居其壑土交其宅昆蟲蟄藏畊食鑿飲男樂  
其作女修其紅叶年穀屢登順成八方其蜡悉通叶職臣報  
功曰我水庸長護農祥作即反

常湖等處茶園都提舉司記

禹貢九州方物而茶不在列蓋古之茶在藥品而未為食品也  
至唐茶飲始盛不惟華人者之回鶻氏亦驅馬相市言利者不  
得不與鹽筴同科故始稅於趙贊增於王播權於王涯茶遂為

財賦之原而後之為國者不能去矣宋置榷務立交引法貼射  
法又或弛禁以均賦茶戶然有法無人則官與民反病矣我  
朝立轉運司於江西而江浙置提舉司三官與民無交病之弊  
則司以法存法以人舉耳常湖之司併平江而為一蓋又御膳  
之所在體隆事大與他日異故號都司用四品印章增設監長  
一員幕司陞提控按牘曩昔時暑兩痺陋至正七年副提舉嘉  
禾張公震發來始拓其地增初聽事後樓若干楹都提舉東平  
趙公深又買民地開門道建儀門二至正九年達魯花赤普理  
翰笏禮公又重脩東樓即宋清風樓也樓乃其額之舊棟宇臺  
飛瞻仰改觀司之署始雄而麗與事達魯花赤體稱三大役之  
贊成者提控按牘呂君天祐也普公嘗宴于清風樓上遂以記  
始末請夫奉辟玉食臣子事上之敬推恩庶食臣子及下之仁



事上敢不慎厥職及下必承流於上方今 聖天子眎民如傷神窮煦若未嘗忘於一飲一食之頃其肯厲民以自養乎居是職者有一豪之厲於下則畧大德於上其得為奉法良吏乎予聞良長貳之為政察於下蒙協於僚議得肅於胥徒之役凡屬之吏効職而復期江之商山之丁皆願出涂而服勤於其土宿垢剗刮大課流通蓋事上之敬盡而及下之仁亦至矣宜并書為來勸普公字景淵那海憲監之嗣也趙公字伯淵婁歷其憲張公字彥榮亦由宣徽推擇而至云

杭州路重建北門迎恩館記

杭為宋行在所宋既內附以其地置行中書省行宣政院財賦都府肅政府轉運儒學軍醫金帛雜造諸司鱗比棋布歲時朝廷遣使者頒詔旨宣錫命金幣斧鉞裘貂上尊與夫名山大川

古宮刹祠廟御香寶器不絕於道使至之日省憲而下百司庶府之官無不奔走戒金革儀仗聲妓部曲導前擁後以為郊迎之禮益備以迎官寺則失諸慢曠以迎一舍一驛之外則過於勞故酌其地於郊關之外以為迎送之次此北門之館所由立也館初於至元元年承恩之額書于右丞圖魯公至正十二年秋七月紅巾寇杭燬館寇退越三月而監郡觀問氏倡損已俸命仁和縣屬吏首起其廢為屋凡若干楹堂室廳軒泊垣墉門宇更衣之亭治飪之厨凡坐臥飲器用之什無不完整且更書其顏為迎恩尊皇華之出也興工於是年十一月某日告成公遣仁和丞某來請記余謂周官之法凶禮無力政勛也 杭城不幸罹朱髻氏兵燹之餘而力政是舉非所謂時屈而舉羸者乎抑論之力政有緩急緩不得舉急不得廢迎恩之館為皇華

使者之賓送奉王制而尊天使臣子之敬也朝覲貢賦送往而  
迎來又臣子之忠也執忠與敬臣道在茲而可以一日廢乎宜  
不得與時屈舉羸者律之也其費緡錢若干不書其廢興始末  
以為記然公之為政知所先後其興弊於城郭殘破之餘者蓋  
不止是出風教者先聖大成之宮砥礪死節者忠臣血食之廟  
及倉庫關梁之要害固已陸續而舉予又當附春秋義筆削焉  
以為民力重云至正十三年正月日記

淞西憲府經歷司題名記

淞西肅政司經歷也憐帖木公語予於帥正堂曰凡官寺署所  
必有顯名非徒志歲月著爵里編其名位於此將有辨名實於  
彼者可不畏哉吾幕府舊有石登載殆已徧今石承其後請予  
記以文予讀柳子忠丞壁記曰由號觀實使後之居於斯者有

以敬于事公之言蓋知所敬者已予嘗論朝廷選官莫難於法  
則之司而尤莫難於賓佐之寮也賓佐者得人其時義也大立  
節也貞執法也確議事也詳允一司之法則其有以私而撓者  
乎故憲幕府得一良經歷一道之政無不理三尺之法無不信  
職于茲者可不敬哉然則題名之誤也豈為金石美觀而已哉  
後之覽者當有知公之敬者敬其事如柳子之所言者也公字  
文卿河西人起身臺譯史性忠朗俊直有文武才畧以從大夫  
某公平寇有功升是選云至正癸巳九月丙寅記

海漕府經歷司記

至正八年十二月甲子重建海漕府成初府理所就吳人漕萬  
戶朱張氏之故居也歷六十餘年弊不可支矣今始撤而新焉  
且擴其北而大之經歷司署所在襟內而常熟江陰千戶兩前

三年而劾者在府。不偏遂轉為經歷司。仍治署於于城之東北隅。常熟江陰土亦功。竟府長貳將其幕賓寮各正位。上序相與舉酒落其成。而經歷孫公來謁。予曰：始憂府署役太衆，即成今幸官不知損，民不知勞，訖有成功。以及於幕署也。中偏表裏同一華煥，願子有以記之。予謂春秋一門一闕之作，必書謹王制重民力也。今海漕之署，制得為民力有遺焉。幕署之痺陋，併得轉其便而為之，可不書乎？議者有疑漕幕署無風紀，所關刑名所寄軍旅賦徭繕脩之厲，金出納者一歲兩漕耳。簿書期會一利刀筆掌之有餘也。何足稽清選之才六品之秩哉？曰：非也。魚龍之國去天千里，速武夫帆檣與文肌被髮之族鄰險易之相伏也。利害之相乘也。一幾弗登，一微弗防。漕政之成敗，國家之治忽，係焉。句稽情偽之辨，不辨期會征役之當不當，未論也。居

幕司而贊畫諾者，其可無其人乎？此吏部選其幕賓僚，不減選於其府長貳也。幕之長於經歷，次曰知事。照磨又夾輔幕元僚者也。三人者各職其所當為，以相其府長貳之所不逮，其得以一日自是優閑之署而不知有大累賢勞者乎？且異時公卿牧守之選，由茲而起，則知居是司者其人皆沛然有以周天下之用也。尚矣。併書為記，使繼孫公而來者不徒思其署舍之勞而已也。孫公名震，字仲遠，金陵人。起青臺書史，歷憲巡師閩，全行垣屬，緣多獻可，替否。今輔漕政，廉績勤敏，府署之成，贊謀之力尤多。知事鄧繪，字元素，金臺人。照磨衛權，字衡甫，洛陽人。同寅叶恭，並有雅譽云。

海鹽州重脩學宮記

至正六年夏六月，松陽葉侯繇守令重選為海鹽州下車之三

日率僚吏及校官弟子員詣學行釋奠禮顧瞻學宮循就圯壤  
戚焉日司千里之政化者長吏也為政化之所出者學校也今  
圯壤迺爾何以長吏政本於於是與校官吏議其所當葺理者  
捐俸金為之先發學廩見儲復征其宿逋計得中統鈔若干緡  
遂鳩工庀材計日竣事侯躬冒裨暑視其役不少憚大成殿素  
淺偏一遇祭奠則樂無所置更初樂軒燕居閣肖聖象其上勢  
壓且不支故役最艱費最大名脩而實則作也東西廡為從祀  
先賢之舍象設采色剝蝕者復葺四齋室宿弟子員涼燠失宜  
者今且明敞深潔以至庖湏庫庾井區無不完飭經始於是年  
之七月四關月而訖工明年春州之士李桂朱克剛等以其事  
來請予維禎顧有以速歲月併著侯績余聞海片鹵之邦牢盆  
民去文飢丹服之夷不遠不易以禮義化也久矣侯不鄙薄其

民不律以柱後惠文而以禮義之其用心仁矣 皇元之興將  
百年子孫長治外夷嚮化者大抵學校維持之力耳予悼近之  
長民者方以操切為術急功赴利為能視學官為儒者迂務正  
化之所自出茫乎弗講故嘗論守令不識政體壹以操功為術  
功利為能者雖立學官與秦史燭書籍威學校者同科耳嗚呼  
若而人者不負學校 明制守令重選哉侯不鄙海邦首務立  
綱陳紀為治法而不敢一日廢庠序之教可謂識治道循吏可  
以副學校明制守令重選以非海邦之民之大幸哉仰侯之為  
政以崇學為先而承上以直臨下以簡化通民和而爭訟日息  
刑罰日省傳曰教者民之寒暑也不可不時事者民之風雨也  
不可不節若侯之政又可謂節事而時其教者也是宜書侯名  
彥中字大中嘗以才敏有風操為江南行御史其察閣管勾所

至皆有休績可紀助成者尚脩建廢祀亦也先不花同知劉塔  
失徐晟判官牛世安栗興祖教養其棟也程工給使者州吏沈  
嗣昌徐士毅學吏徐志仁學首郭子傑也

長興州重修學宮記

余客游吳興涉長城界見新用梓材誦聲相聞入其境夜漁不  
取解篁箐間無嘯聚入郭挈囊民之職謹孔聖之廟并而新焉  
問為政則州長魯忽達侯之化閱六年而成矣未幾州庶老介  
吾學徒劉巽來謁學記曰長興吳夫槩王之城池也昔為縣令  
陞州學本邑人宋少傅劉公涉所建金虜燹餘自縣東徙今太  
平橋東縣令趙汝謐建戟門杏壇藁桂堂張公明增建藏書閣  
而學之規始具我朝至治間州長撒都魯子重脩禮殿而堂  
閣門于廢而不立者有矣至正五年州長魯忽達侯至朝望必

眎學宣布教條凡繫風紀者與淳師老德講行之州之士以文  
學備采擇場屋者往往興焉然學之營繕事重民力未果十年  
夏六月侯始勸諸好義捐俸金為之倡知州韓公惟德因而和  
之董役者州史俞文淵儒之趨事者劉坦吳鼎趙良珪也殿增  
而隆折左右翼屋二中堂從廡及兩廈四齋靈臺大成之門庖  
富廡庫咸渙然一新堂陰復創亭曰光霽閱三月告成廢興始  
末當有紀未得名能文者而幸遇吾子焉願有以書之余歎三  
代之衰庠序之教皆苟道也久矣漢為近古其教無聞蜀得文  
翁立學始變鄒魯之俗東都興北州之學者僅稱常山宓恭耳  
况其下乎烏乎三代而下學校之興廢固其基乎循吏之得失也  
我朝州縣所在有學雖戶教有官作教之効則守令今非人  
而欲學校之教行亡矣學校之教居而望風俗之變難矣朝廷

以教化責守令今侯以教為治寬假歲年其効始著烏乎吾是以知循吏之効之急於得人也吾以庠序之化又必久於其道而後成也文宓而下不為有繼乎朝家設學之意不為勿負乎民之望於大夫士者不在是乎是可書已侯字得之世家北庭平章保八公之適子也嘗遊成均兩膺鄉薦所至風采政事皆有可稱道者云

長洲縣重修學宮記

有元一天下自京師達郡縣咸建學宮急教以為王化基也今天子文致太平尤以教養人材為大務士往往以行藝興而學官益重以長洲由吳縣拆也始以驛舍為孔子廟大德六年縣從移驛材構治所而學幾廢矣至元拜元之二年縣長元童以禮勸郡人陸得原新之閱未二十年而殿堂齋廡僅支風雨藩

庸破盪往來成蹊而况殿堦未墁泮池未鑿從祀未有像龕校官未有次舍講室未有文席弟子員未有几憑師生交病非所以嚴學校之規也至正八年某月某日教諭王季倫始至顧瞻嘆曰此非創始之罪校官因陋之罪也且廉其歲租皆軋沒於奸宄之徒非一日積矣迺白子監縣奄都刺使力陳于郡守蕭公黜其奸之尤者而租入稍還其舊由是制其出入取廩稍之贏起廢補缺而長州之學始於他邑校同稱完美而克以財力相其成者則陸氏婿徐君某為首而郡人黃公某次之至正九年某月日起作明年四月某日告成而季倫年勞亦書滿矣扁舟道淞上尋余三泖澤中請書其事予聞孟子論教必先於足食食不足教無所於施長洲地下而水悍歲賦五十萬頑民避其役不啻如猛虎而暇治禮義戎司教於其縣者翹乎其難矣

而况學之入又從而盜焉學政不舉固也予曩在姑胥熟知李倫氏有文有學又有治事才天不廢斯文於長洲而李倫氏以史館脩寫勞來為其縣師予親見其施設有方田之據於浮屠者復之欺於佃者履其畝而政之然後汰其不學無行濫於籍者三十餘人而禮其知名之士以率上下焉宜其養裕而教有成效也奄刺侯崇師重道蓋不下元童氏而蕭公於士實有擇敬而李倫獲其敬且信為獨至一時臣家豪右又樂勸相之於是亦可以知李倫氏之為師儒者矣邑之士來游來歌者尚率聖人之教以副師儒如之望并無忽其前功又將葺于後者無窮也李倫字季倫番陽人故宋職方郎仁允之孫去至正十年五月十六日記

紹興新城記

至正十二年秋九月越人築新城明年春三月告成郡高平余文昌等謁余錢唐次舍以記請且道其事始末曰城本宋南度蕞王韓世忠之所築闢而廣之周垣凡四十五里入我朝七八十年馴至圯廢淮夷梗化挺禍于大江之南狼籍州郡如無人之境守封疆者始思城郭之所恃而我紹興距築唐僅百里近錢唐既陷越人皇皇焉挈幼扶老走山浮海以遁不知長林大數賊之烏合烏鈔者尤甚則又犇播來歸戶以數計者萬又五千時則浙東肅政府分鎮于越而僉事為滿帖穆公勞徠吾民者寔有以為之倚也既而集父老喻之曰城池大役也豈易勞吾民然勞于始而利厥終錢唐大方面賊直抵行垣者以城池之廢也始蘇界常湖賊越門而去者以城池之新固也汝民所自聞幸相與懲苟且思經久之圖民始難之公又為條告其賞

力先輟俸金率郡縣吏及郡之民饒於財者不足則以田為之  
賦糧二十石上出若干緡錢築若干丈尺四十石上數倍之三  
石五石助賞辦各有差無田者傭工而就食民乃悅來如子聽  
父事量功命日不期月落其成城為趾厚凡四尋為身蓋尋有  
四尺面凡七尺外銅鍵石而又壘辟四尺為埤堦戍有木譙衛  
有校聯蘭石渠谷之具無不整備城為趾門凡五水門者六四  
門又各為甕城唯趾為重門以代甕城門皆梁石為洞上各置  
望樓又倚北之叢山為伐虎之亭城既新門亦稍更舊名東五  
瑞水曰朝宗東南稽山今日會稽水曰東門西常喜今日常禧  
水曰澄清西北西郭今日承恩水曰拱辰北曰昌安今日泰安  
水曰永定南水曰植利今日興利役大事重非名文家無以書  
吾子郡人也幸有以屬比其事于石不唯識廢興歲月且俾越

之人萬子孫知有金湯不技之固興民社相永永也余惟春秋  
城內與外者凡二十有九聖人一一書之謹王制重力也而城  
虎牢之書責鄭有而不守覆棄為寇資則知城築與於要害者  
固亦春秋之所許也而況於越襟大海肘長江申禹氏之迹邱  
句踐氏之伯基有國者之雄藩也其得與荒城野郭夷而眎之  
乎吁一方之役小四海之繫大一時之勞輓萬世之利永也雖  
然城之掌固者不易城之守固者尤不易守非直三巡三襲之  
戒也忠義為之維道德為之維道德為之塞衆心為之憑守固  
之上也職於是者尚思有以勵已德結人心據臥薪之忠憤以  
無忘昔人執仇之義以雪吾 大國之恥其可也不然守政不  
脩舟人皆敵國也雖有金湯吾為此懼是為記公系出國族通  
文史嘗為南臺監察折獄辨訟扶樹名理嚴嚴有丰采云



重修西湖書院記

萬人臣之風化者曰忠曰清其推風化於綱常之地者又寔繫乎六經之道聖賢以之而立教時王以之而致治嘻斯亦尚矣杭之西湖書院故宋鄂王之第也宋李更國子監入我朝建書院祠三賢三賢者處士林公逋郡守白公居易蘇公軾也岳以精忠死國其大節無異議者處士以潔身獨善合乎道之清蘇白皆惡忠鯁有遺愛實裨於風化而無忝於六經之道以祠之不可廢者至正十有六年春浙省丞相金紫達公浙西監憲丑公各捐俸金新之比明年大閱募兵益衆聚廬益隘軍棲於寺觀演於庠序院之新者隨毀平章光祿張公諗其故長院者白之明日令下驅部伍徙營翼院之缺者補之弊者易之弱不支者壯之三賢諸像彰施粉繪六經版籍重加脩補白堊黑黝煥

焉曄焉視舊觀為有加於乎庠序風化之所出況是院也孤臣之精忠三賢之清節關於風化者不細故光祿公惕焉神會而於戎馬之際振斯文於既往起清風於後來使岳林蘇白四君子之澤與六經之道同於不朽其功於名教豈曰淺哉工既芳山長應子尚承公命徵余文於雲淞之上勒石以紀歲月且使後之人知光祿公之休武而脩文者類此故予不諱為之書至正二十年四月八日記

華亭胥浦義冢記

葬不得埋曰棄不得其屍曰捐衣以周身棺以周衣槨以周棺土以周槨禮也自夷鬼陀林之教行始有畔中國之禮而忍棄其親者人心之陷溺也久矣吁可憫哉淞之民類不以禮葬其親者人謂無丘陵之地則有付之水火亦勢使之然也仲尼觀

延陵季子葬其子其坎深不至於泉淞之墓也獨無垆土可窵乎此華亭夏君尚忠義冢之所以作也得食之地于胥涇之東周垣一里所為之封域名義冢使藏無地者歸焉什伍曹其子孫氏各樹識表而有異日展享之托又規地一隅為精舍俾浮屠者主之以掌其籍焉其有貧不克葬者又出資力以助之於乎君之用心亦仁矣文王更墓朽骨而天下恩之宋世良賀蘭祥輩收瘞暴骸而境旱得雨夏君之仁其不有感於天人乎吾聞君之先入清潤處士嘗憫人積喪不足土者捐金粟至千斛緡弗計義冢之舉其又不為善繼先志者乎余固樂書其事而况君重有請也於是乎書君郡之義門敦武公孫字士文承直郎鎮江路府判官棄而歸隱益讀書習禮文事又勅立夏黃書院以祔享其外祖橘隱公其好古崇禮類此

### 睦州李侯祠堂記

侯諱士龍字士龍姓李氏世客汴之亳州祖某繇世將轉郡守侯生而有膂力身不滿七尺精厲繁悍其膊腕彊破硬上可用甲指搗行蠶自幼意角觝戲長投石技距絕等倫後誦孫武子書志萬人敵淞帥某聞其人聘致帳前試其弧矢伎走馬遠梁二百步馬上反臂連五發連五中衆大譟以為特奇試犀劍光指牛領限尺寸位數一擊領斷不差分釐又工老君拐法雙股連環百斤鉅刀上下舞如木斗鋒氣薄人毛髮豎立歛寂金鈴氏恃驍武無敵侯生禽之復縱以利械又禽之以功自千夫長陞徽州判官同知睦州兼民兵總制在職撫農閱兵民仰之如父倚之如堅城時淞帥升樞閫于睦養士至數十萬梟將凡十有八部獨稱侯為巨擘曲兵過城樞命侯出關迎送西兵毫革

無動金倉氏入寇桐埠樞集諸將議侯建上中下筴樞不用上用其下眾潰將皆擁主遁侯獨乘奔雷馬挾步卒數十人乘丙夜突戰敵不備被傷甚眾又乘銳取其敵將首縣馬項底出萬人中萬人皆辟易莫與抗渴奔錦沙泉取所佩藥視從者云吾報主盡矣勿令敵斫吾頭遂飲藥倚馬而逝時至正丁酉十月四日也年二十有五閱若干日示夢睦老人曰吾死已作神矣尚能扞菑剋惡以利吾睦人明年春睦人為立祠錦沙墓所請余文為志昔魯御縣賁先死職魯君誅而表之侯死職其職烈未上聞司文事者蓋有志故吾為志諸祠且係之誄曰於李侯生力士兮於李侯死厲鬼兮辟吾惡兮離吾祉兮誄吾以文立忠軌兮離去声

### 二陸祠堂記

唐人詩稱陸敬輿為華亭人君子論三代以下三佐人物仲舒孔明後即及敬輿是敬輿足以重地靈於是邑矣一黑者未之逮白余謁淞學合釋奠禮以祀者乃有二雋焉問之庶老則曰陸士衡士龍也二陸自昭侯遜來世為華亭人今縣西二十五里有華亭谷谷之傍有山曰岷陸氏之先墓焉機雲之生時人以玉出岷崗比之因名山山之北又有機雲兩山亦以兄弟得名邑士曹君繼善於山之陰翔屋若干楹祠二陸像其中名二陸祠堂且曰崑之陰其故宅其懷鄉詩有婉孌崑山陰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雲六歲能屬文與機齊名中州之人號曰二雋末節仕成都王皆遇害嗚呼文章至東京之秀敝矣建安諸子傑然角立而士衡兄弟乃得以名文蓋世中州之人見之如景星慶雲誠可謂一時之雋矣獨惜其急於功名至末

途猖蹶豈非文章擅名者得夫間氣之所鍾而去就弗是者皆  
未知聖賢之學歟至今士之入吳者咸仰二高之遺風而未嘗  
不悼華亭夜鷓不勝清淚之悲也堂以祠之蓋邑人不忘其鄉  
故而祭之以社之義以為人物之準君子之論缺如也然崑秀  
傑之氣代未嘗絕華亭秀傑之士亦代未嘗無即余之論以其  
未得夫間氣之鍾者益自勉以其未得夫聖賢之學者益自儆  
豈非曹氏建堂之意乎名世者作果符吾言吾於士人失敬輿  
之祀之嘆殆亦免矣夫

### 魚浦新橋記

至正十三年秋八月蕭山縣魚浦新橋成浦耆老許士英來謁  
予錢唐曰浦之西北距淞江東南明越抵台婺商旅提携樵蘇  
負荷者胥此乎道焉晨出莫返奔渡擊舟不無蹴踖覆溺之患

縣主簿趙君某領帥檄來鎮于茲兵事既飭大協民望爰集耆  
老而告曰是浦為民涉之病蓋易舟而梁乎浦民咸響應無忤  
詞橋不三月而底于成長凡五百尺洞十有五洞楹十有六隄  
其兩旁棧板欄■亘其長吁昔無而今有勦實功之難也橋出  
沒于潮汐之險又難也先是紅寇陷杭君方蒞政浦之西南依  
山徼群惡少乘隙虐民民相挺解散君盡按捕之一竟賴以安  
今橋成又免民於險阻即向者弭盜安民之心復推其効於是  
橋也愿子誌以文且為趙君頌余曰出事於昔人之所難而得  
於今日之所易非浦之不可以橋於昔也惠而知為政者少也  
若趙君之不難於是橋謂惠而知為政者非歟鄭子產春秋惠  
人也至捐一車則人皆以為咲彼溱洧之可涉民猶病之況是  
浦之難奚啻十倍長吏以民者可以不知為政乎西門豹鑿十

二渠渠各有橋至漢長吏以橋絕馳道相比不便欲合三渠為一橋鄴父老確弗從以為西門君法式不可更長吏終聽之惠政之及人者至今照耀史用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趙君之存心得之矣浦民歌誦當不減鄭興人之頌君之法式當與鄴父老同一確守豈非百世之利也哉浦父老復以橋名謂於是顏其橋為惠政吁君之惠政不惟是也君名誠字君實世家于瀟公銘曰

江水湯界浦之疆涉浦作渡民病于抗趙君為政惠而有方誰謂浦廣不可以梁惟彼梁也西門之光也德之長也民之不能忘也